

11

生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裡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內走出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裡的緣故。正在洗耳拭目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便說異道奇味。這廟裡的和尚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又是高山，復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况又是更深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像是拌嘴似的來著。我這道是街坊家晚安公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个街坊，事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院子裡，順着那教音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裡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裡頭，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裡。走到那破窗戶前一着，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着了那門却是鎖着，他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按北牆朝西，也有個小門鎖着，靠東柴垛後面，合着裝煤的一個大荆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裏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魃魃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裡喘氣。列公，你道這人為何在此。原來廟裡和尚作惡多端，晚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筐子裡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作一堆兒，和尚把他關鎖在屋裡，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教，但要高教，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禿子合那瘦子和尚，換替照應。這人在筐裡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却不聽見些教息。連那兩個和尚，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飢餓難忍，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教救苦的搜尋出來。那人還只道是和尚來了，嚇得不敢作教。安公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个端的。說了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个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起來，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向前來，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來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沒五十餘歲，是个鄉下打扮，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孩兒，我只道這今生不能相見你了。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故作憐人之筆，正是女子一聽心裏詫異道：這是那裡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己認錯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兒，眼瞎了，姑娘

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你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草命。怎的領我去見我的女兒。老伴兒纔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裡。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在這裡。誰知道他弄了那裡去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性在這裡歇歇兒等候。不必亂走。等我務必必要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性在這裡歇歇兒等候。不必亂走。等我務必必要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即至起來。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却說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裡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隔壁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裡間屋裡來。他便進到裏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說。列公。你道他為何在桌子牀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子。多有在那卧床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窖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了孤身客商。半夜出來。劫他資財。不危害人性命。甚且關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窖。又多是用水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着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即便這能仁寺裡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這是與自己無干。不值得管這閑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禿子兩個和尚交手。聽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早已料定這廟中。除了劫財害命。定遠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一番話。早又動了他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裡尋了一會。不見個踪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罷。說着滿屋裡端相一會。看那北面裡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着。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西北牆角。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裏。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什麼原故。隻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裡。放着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裏面攔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盃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上。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到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裡了。原來這頂櫃子。裡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榻板。那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了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嘴就講。罵動手。

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裡了你的性命兒。我見不得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禽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教音說事情到了。這裡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裡遂按納得住了。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响。只這一拍。聽得裡面嘩唧嘩唧一陣鈴鐺响。就有個人接聲。說我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囔。送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省你可再罵了。外面聽了。又連連拍了兩下。卻又是聽得裡面說來了。你老人別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也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鍊子响。又一聲鈴响。那扇背板便從裡邊嘎吱開了。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裏閃開一個中年婦人。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猪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帚眉。鼻孔擦天。包牙外露。戴一頂黃塊塊的簪子。穿了一件玄青扣縐的衣裳。揀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教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教。說我這當是我們大師傅。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抵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關門。你到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教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不着一字。包羅萬象。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只說你作甚麼來了。誰教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極頂的。他就着那借娘人方才的話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了勸他。此句本是進門之訣。不料竟成招罵之根。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呢。那麼着請屋裡坐。他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他一面先走。口裏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可漂亮。我着你還不答應。此人此時亦似有珠玉在前。自慚形微之意。女子讓他走後。一脚跨進門去。只見原來是個裡面夾牆地窖子。那門裏一條夾牆。約莫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層層的台階下去。靠西一帶磚牆。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窗。南頭有个小門。從門裏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纔一步步的下台階來。走到台階盡處。進了那个小門。一眼就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裡面那个形容。合自己生的一模一

樣倒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裏暗驚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窖子裡週遭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通連大木。大木上橫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這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窗。南北東三面却是磚牆。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裏正北安一張大牀。牀頭東直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推着一個篋。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床。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櫃。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牆一張春檯。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檯上。旁邊坐着個老婆。想是他母親。那老婆兒也是个村庄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綉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裙兒遮蓋着。看不出那腳底大小。但見他雖這平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裏垂淚着。好生令人不忍。這穿紅的女子着罷。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得只等地方。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事寬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那穿月白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呀。放屁。這是甚麼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怎麼你叫我不要啼哭。叫罵。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你難道就忍甘心受辱不成。你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呀。不要這樣。只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麼好話。他不過與盜賊通同一氣。我到可惜他這等一个好模樣兒。作這等無恥不堪的行徑。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個字。列公。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眾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腹。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麼。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自烈。心裡越加敬愛。說這才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星子。擦了擦。笑着嘆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曲。自然該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遠想些什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笑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貪生怕死。甘心的要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來勸說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着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

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你一統子性命兒合人家關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家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恨的恹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嬾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文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嬾人道一個人皇子底下長了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子道就是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嬾人見這樣子便有些發毛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量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遠打點關王爺呢呸呸呸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着你这令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什麼樣的話大約也合他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是着他又把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嬾人見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是守着錢糧兒過破你又走囉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呀口裏只顧說他連忙拿了他的煙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籠跟着出了地窖子的門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着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扯了那嬾人脚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正不知他那里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帳女子道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他他不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着他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帳東西扯了去難道又是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獸獸的發悶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了个火亮兒從夾道子裡領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女說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讀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那里是和尚原來是他的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齣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婆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个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靠在窗戶机子上坐下那

婦人也要接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他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攆住持。」住持即揮游僧，即住持。安請者大師傅可矣。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坐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凳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下。一聲兒不言語，嘿，嘿，只吃他的潮烟亂過了這一陣。那老頭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兒是姓張，名叫世祿，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哥兒兩個兄弟，張樂天是學裡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回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他叔叔教他念書識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好活計。我這老妻子，他是東京人，他有个哥哥，在東京幫人作買賣，要請我家，遠算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勞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里供給得起，說教沒有。他們就搶奪硬取我合老婆說：「這個地方兒，可住不得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裡的大戶，又把傢傢伙仗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裡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找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早走岔了路，走到這茶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裡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裏歇下。這廟裡的師傅，門把我讓到這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两挂東錢兒，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要化我個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只化你。」盤頭大閨女說：「這地方兒，我那里給你買個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閨女，麼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出門，那大師傅就又著門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里來，把他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裡去，叩在大筐底下。在後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說着，問他老婆，問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家。拉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在那那地窖子裡，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只是碰頭撞腦的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着這件事，可怎麼點頭呢？正鬧得他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其住，你們是什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什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媛姑娘，可曾受他

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照着勝鬘子眼呢。人家大師父甜言蜜語哄着他，還要說上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个布爛，還作踐他。說得他那麼軟餒餒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他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及史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个驢變个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給你吃一輩子長齋，都可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回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婦人答話，只聽他自己在那裏咕嚕道：放啊，我們為留着祭灶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言語無味，面目可憎，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無奈得問他的來歷，只聽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遂說話嗎？我這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烟袋滅了火，紙他纔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倆老的兒麼，你也不是外人。我討个女說，俗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住，別合我論姊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們碰見你們姊兒們，都是這麼撮把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裏贅他，總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呀，我們死鬼當家兒的，他們哥兒八哥，我們當家兒的是第老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个月貼補過三吊五吊的，好他死了。我說這遠守个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了這廟裡的大師傅來了。要題起人家大師傅來，我們這廟裡爺兒六七个呢。大師傅是个當家的，二師傅是个帶髮修行，好本事，渾寔着的呢。還有个小大師傅，小二師傅，打的一手的好拳。小二師傅是个掃腦兒，也不弱。還有个三兒，你們等回來，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汕汕，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个人兒，張羅的過來麼。可巧今兒个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俯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个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金鑷子來，想着要給他帶在手上呢。他伸手吮嚙的一下子，把人家脖子抓了个長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

以此責張姑娘於十三妹之前十三妹之敬張姑娘那女子問道這益至天下有極力考勁轉成保舉者皆此之類也



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容易救月兒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他，誰知越勸倒把他勸翻了。張口媚娘，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戶白的女子道：『你瞧媚娘頭上戴這個身上穿這個，你怎麼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道：『他這等說，你還不會勸動他？』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媚娘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的大師傅，我來了麼？我瞧你這嘴又來得你勸他，他沒個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裡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吸可巧剩他爺們三個，俗們姊兒三個，俗們鬧個劉海兒的金錢墊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怨氣，聽這媚娘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里還忍得住呢？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媚娘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刷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曾聽他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裡，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墮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那媚娘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道：『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唬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怎的把他殺了？可不嚇煞了人。倒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啊，你那裡知道他是那個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都是沒命的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笑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了，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愿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我聽你刀山劍樹，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禪打似的，怎麼此刻完了本事了？』不覺之愛之敬之重之遂不妨跟我來說，看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院橫倒，堅卧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交，幸喜窗戶擋住，不曾跌倒。老頭兒唬得閉口無言。那張金鳳怔了一回，說道：『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眾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跳，用兩個指着舅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我字想得意，情形如畫。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將入相八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他也不愿意換閑話休題，却說他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裡一

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兜扎起來。往院子一丟。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牆角一扔。說殺跟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着了定了會神。這大纔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裡是什麼勸我。竟是來救我一家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姊姊。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两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呵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两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姊姊。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裡。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望姊姊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總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檯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檯上。他自己却在北面靠桌上。首机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裡邊靠牆。大家這總側耳凝神。聽他說他的來歷。只見他滿面堆歡。不慌不忙。未從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安公子。這正是人生第一開心事。辛苦功成閒話時。要知那姑娘說出此甚麼言詞。下回書交代。

#### 第八回

####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

這回書說書的先有的交代。列公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的人兒。遇見樁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驛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說得來滿口生煙。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下咽去。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攻。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纏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遠寄放了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遠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個閨門女子。這叫作不安本分。無故的多事。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他細想去。他是活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胆。只是天地雖大。若人甚多。那裡找着的許多穿紅的女子來。閑言少叙。却說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若待不說。不但打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到此時。也還不知他是一個怎樣人。怎生一這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聽書的是重絮。什情節連序兩遍。非歧即復。自以打疊歸併為宜。此定法也。至於打疊不來歸併不得。則有第十二回詳畧神縮之法。故此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這

當兒張老夫妻兩個方纔險些免性命不保。此時骨肉團圓，自然驚喜交加。忽忙里並不會聽得「姑娘子」三个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裡詫異道：「這里怎生的有个什麼安公子？況且我着這人，也是个黃花女子，豈有遠路更深，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他是的至親兄弟，也該有个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遠稱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且不言那金鳳在那里納悶，却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裡，守着那個黃包袱，聽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又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姑娘又叫了他一教，他直不會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教叫道：「安公子，睡着了怎樣？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教。嗚說不會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合你說。只聽他又應了一教，只是止聽得人教，不見個人影兒。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麼着，下不來炕了？呢聽他道：「一身的鈕釦子，那和尚撕了个希爛，敞開襟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怪，你方纔不是只个樣兒，見我的麼？難道我不是个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非也，非也。方纔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我是甯可失義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麼着我給你出个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是在那里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教，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聞說，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个姑娘，愾得冒火，合他嚷道：「是怎麼下不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麼為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姑娘且慢天下極易之事，往往有用聰明而窘才，力之時，我有王易四字，豈可不開事由，輕易出口。他又俄延了半晌，纔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里說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這里又不曾冲鋒打仗，又不曾放炮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尚，何至於就把他唬得溺了呢？這姑娘心裡只管是這等想，但見他已經溺了，憑是怎麼樣的大本領，可怎麼替他出个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得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智急生，又逼出他一个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裡，把褲子搥乾，拉起襯衣裳袂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繃，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列公，話下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忙里先把安公子合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公子是个尊重，識定位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

娘說明來歷商個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父母。兩隻眼並不曾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鳳金此時。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女子。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再沒有說着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月貌花容。心裏藏着一副蘭心蕙性。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一脈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的眼光一閃。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把得羞得面紅起雲。捨身往裡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里坐着。便把他拉在自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很好。免得我重叙。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一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叙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們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事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及豈有個不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却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倆安。張老寔慌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裏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請張金鳳向他道。這裡還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也。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那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檢開。擦乾淨了。桌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這番琢磨。臉兒也闊大了。胆子也闊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發起火限來道。嗟。這是方纔那賊充灌我的那毒的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仍說。如今我也會敬你一杯。姑娘說。這還要怎麼。沒來由。一時張淨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棧。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棧。坐下了。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遠說怎的。就曉得在這里。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一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如浮萍。暫聚少。一時怕勞。東去雁西飛。我這賤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話下。要問

我的住處說來却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却是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兜安公子聽了。這等難道  
姑娘你在雲端裡住。不曾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个在雲端裡住的理麼。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辯。接着又向  
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地方。那邊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那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這  
等一个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日。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樁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道。既這等姐姐。因何到此。那姑  
娘道。我這人。雖是个多事人。但是凡那下坡走馬。順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作。我  
今日可是為救一个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  
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總我安驥。只為自己沒眼力。沒見識。悞信  
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再有  
十个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个不知。只是我知道姑娘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  
何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此皆讀者意中之所欲聞。也指點明梳櫛之入細。還求你說个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  
我安驥。稟个父母。先給你寫个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  
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那个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問必要問我。我就捏个假名。姓告訴你。何  
妨。那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里也一定要請問姐姐个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  
這受恩的。留些地方。兜纏好。姐姐要不說。妹妹又這得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  
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着着我。這樣兒。還是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這真个的照方。  
纔那香孽障。說的我。是个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都叫  
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歡十三妹姑娘。這个地方。兜就要讓那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  
姑娘你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這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那个字。都可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嘆了一  
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个好人。家兒女。我父親也做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听了。站  
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這話更可不必。你我不幸。托生个女

孩兒不能在世界上一烈一轟轟作着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乞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諾金墜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連說句笑話兒你也見個一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降妖捉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大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脚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得這里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却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尋個縫子卷了一本將我父親每開革職下在監裡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不取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閣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事機不密我有个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遠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了髮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樣子扶柩還鄉我自己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開外的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年八十餘歲真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不想我到了那里正遇着他遭了橋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喪盡是我拔刀相助不得保全了他的性命遠給他掙過一口太氣來他便情愿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我却只是愿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在這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雅情那里村中眾人的仗義每日到有三五村莊婦女輪流伏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總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個女孫兒家除了針黹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笑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個釘個鈕釦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子尋些些沒主兒的銀錢度用那安公子聽了這理問道姑娘世間那有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紉褲膏梁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清官能吏勤儉自

奉贖此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賺些銀錢那耕農人家耕種創鋤賸些衣食也叫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骸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銀錢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遠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的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遠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白了就叫作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算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那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个身子這等嬌娜娜的个模樣兒況又是宦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這般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个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箱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裡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直博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个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閑來也指點我些刀法鎗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法總知不但技藝可以鍊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鍊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算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袖箭拳脚却是老人家心授口傳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臚兜日行五百里但遇了歹人或者異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个神物因此任我所為就把个紅粉的家風變成了那个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離山老母學到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妻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啞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那和尚都來得不弱那个頭陀尤其凶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命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閑話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我我在悅來店怎的个遇見怎的个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曉時只是我臨時的時節那等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月底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卒而行這怎麼講這也罷了只是你怎的又會走到這廟裡來倒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里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不得假話了我在店裡听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半疑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見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驢夫遠不曾回來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

混帳話。我益發怕將起來。正說着兩個驢夫回來。又備說那褚一官不能前來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那驢夫店家兩下裡一齊在傍攙掇。就我一時慌亂。便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嶺。又出橋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跪到此地。要不虧四個驢夫沿途的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里為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見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百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姑娘的一片俠腸。埋沒的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未曾認清我。這番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纔口口教殺罵的那个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個驢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是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說道。大家今日這場是非。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里說話。我騎着驢兜從傍經過。只聽得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三千多銀子。搬運過來。遠不領他的情呢。我聽這話。一想則豈不是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因把牲口一帶。纏到山後。要聽聽只樁事的來歷。方向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趕激不盡的那兩個驢夫。盡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岡。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總得說明。臨別又如何諂諂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總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是安公子。也是此時纏如夢方醒。只聽他說。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復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命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就伸手就倚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他道。你這又做甚麼。這東西可不是頑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嫖嫖爹。又不在于跟前。誰給你吹呀。若十三妹選以驢夫被咬情節相告。序事未免平直。作者不過欲避此病。轉將公子之雅會。只見他滿臉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及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



那兩個驢夫把這大擔的狗男女碎屍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個憑據看看，說出向懷裡掏出那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驢夫送去的信兒。」連說道：「有大理呀，有大理呀，十三妹說你少爺別惱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蘇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便向張老夫妻并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合我是親是故，我合他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這樣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為了那驢夫口裡一個信息，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盪，要把事情替你佈置的周全停妥。好叫你上路趕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弄妥貼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合我言語文辭，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到無話可交了，他總說是兩個驢夫請他到褚家住去了。我一聽，這事不好了。他兩個既不曾到褚家去，褚家的這話從何而來，可不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里去，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炕來，反沈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潑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下來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了鈴鐺，合一個草帽子，扔在路傍。我這說：「一定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脚踪兒了。眼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那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不得些情形。只得順着牲口的脚踪兒，找了回來。見那牲口的脚踪兒，端的散亂直奔到這廟裡來。至於這座廟裡的和尚行徑，我早已曉得。我一想，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那驢夫的暗算，依然脫不了強盜的明劫。還不一樣我一氣即趕到廟前，還不曾見個端的。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不肯往前走。我着了着廟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往廟裡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躡身跳將下來。我雖會躡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躡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那東配殿上，堆着些糧食，就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裡。然後出來，縱上房去。且任列公聽說書的打個岔，你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把廟裡走了個遍，就是不曾到東配殿。原來他進廟來，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閑話休題。言歸正傳，再講那十三妹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後一看，正見那凶僧手